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 
第九十七回 金剛外護遭魔蟄 聖顯幽魂救本原

且不言唐僧等在華光破屋中苦耐夜雨存身。卻說銅臺府地靈縣城內有夥兇徒，因宿娼、飲酒、賭博，花費了家私，無計過活，遂夥了數人做賊，算道本城哪家是第一個財主，哪家是第二個財主，去打劫些金銀用度。內有一人道：「也不用緝訪，也不須算計，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員外家，分富厚。我們乘此夜雨，街上人也不防備，火甲等也不巡邏，就此下手，劫他些資本，我們再去嫖賭兒耍子，豈不美哉？」眾賊歡喜，齊了心，都帶了短刀、蒺藜、拐子、悶棍、麻繩、火把，冒雨前來，打開寇家大門，吶喊殺入。慌得他家裡若大若小，是男是女，俱躲個乾淨：媽媽兒躲在床底；老頭兒閃在門後；寇梁、寇棟與著親的幾個兒女，都戰戰兢兢的四散逃走顧命。那夥賊拿著刀，點著火，將他家箱籠打開，把些金銀寶貝、首飾衣裳、器皿家火，盡情搜劫。那員外割捨不得，拚了命，走出門來，對眾強人哀告道：「列位大王，夠你用的便罷，還留幾件衣物與我老漢送終。」那眾強人哪容分說，趕上前，把寇員外擦陰一腳，踢翻在地。可憐三魂渺渺歸陰府，七魄悠悠別世人！眾賊得了手，走出寇家，順城腳做了軟梯，漫城牆一一擊出，冒著雨連夜奔西而去。那寇家僮僕見賊退了，方才出頭。及看時，老員外已死在地下。放聲哭道：「天呀！主人公已打死了！」眾皆伏屍而哭，悲悲啼啼。將四更時，那媽媽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齋供，因為花撲撲的送他，惹出這場災禍，便生妒害之心，欲陷他四眾。扶著寇梁道：「兒啊，不須哭了。你老子今日也齋僧，明日也齋僧，豈知今日做圓滿，齋著那一夥送命的僧也。」他兄弟道：「母親，怎麼是送命僧？」媽媽道：「賊勢兇勇，殺進房來，我就躲在床下，戰兢兢的留心向燈火處看得明白。你說是誰？點火的是唐僧，持刀的是豬八戒，搬金銀的是沙和尚，打死你老子的是孫行者。」二子聽言，認了真實道：「母親既然看得明白，必定是了。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，將我家門戶牆垣、窗櫺巷道，俱看熟了，財動人心，所以乘此夜雨，復到我家，既劫去財物，又害了父親，此情何毒！待天明到府裡遞失狀，坐名告他。」寇棟道：「失狀如何寫？」寇梁道：「就依母親之言。」寫道：

唐僧點著火，八戒叫殺人。沙和尚劫出金銀去，孫行者打死我父親。

一家子吵吵鬧鬧，不覺天曉。一壁廂傳請親人，置辦棺木；一壁廂寇梁兄弟，赴府投詞。原來這銅臺府刺史正堂大人：

平生正直，素性賢良。少年向雪案攻書，早歲在金鑾對策。常懷忠義之心，每切仁慈之念。名揚青史播千年，龔黃再見；聲振黃堂傳萬古，卓魯重生。

當時坐了堂，發放了一應事務，即令擡出放告牌。這寇梁兄弟抱牌而入，跪倒高叫道：「爺爺，小的們是告強盜得財，殺傷人命重情事。」刺史接上狀去，看了這般這的，如此如彼，即問道：「昨日有人傳說，你家齋僧圓滿，齋得四眾高僧，乃東土唐朝的羅漢，花撲撲的滿街鼓樂送行，怎麼卻有這般事情？」寇梁等磕頭道：「爺爺，小的父親寇洪，齋僧二〇四年。因這四僧遠來，恰足萬僧之數，因此做了圓滿，留他住了半月。他就將 roadway、門窗都看熟了。當日送出，當晚復回，乘黑夜風雨，遂明火執杖，殺進房來，劫去金銀財寶、衣服首飾，又將父打死在地。望爺爺與小民做主。」刺史聞言，即點起馬步快手并民壯人役，共有百五〇人，各執鋒利器械，出西門，一直來趕唐僧四眾。

卻說他師徒們在那華光行院破屋下挨至天曉，方才出門，上路奔西。可可的那些強盜當夜打劫了寇家，繫出城外，也向西方大路上，行經天曉，走過華光院西去，有二〇里遠近，藏於山凹中，分撥金銀等物。分還未了，忽見唐僧四眾順路而來，眾賊心猶不歇，指定唐僧道：「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來了？」眾賊笑道：「來得好，來得好。我們也是幹這般沒天理的買賣，這些和尚緣路來，又在寇家許久，不知身邊有多少東西，我們索性去截住他，奪了盤纏，搶了白馬湊分，卻不是遂心滿意之事？」眾賊遂持兵器，吶一聲喊，跑上大路，一字兒擺開，叫道：「和尚，不要走，快留下買路錢，饒你性命；牙迸半個『不』字，一刀一個，決不留存。」謊得唐僧在馬上亂戰，沙僧與八戒心慌，對行者道：「怎的了？怎的了？苦耐得半夜兩天，又早遇強徒斷路，誠所謂『禍不單行』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莫怕，兄弟勿憂，等老孫去問他一問。」

好大聖，束一束虎皮裙，抖一抖錦布直裰，走近前，叉手當胸道：「列位是做甚麼的？」賊徒喝道：「這廝不知死活，敢來問我。你額顛下沒眼，不認得我是大王爺爺？快將買路錢來，放你過去。」行者聞言，滿面陪笑道：「你原來是剪徑的強盜。」賊徒發狠叫：「殺了。」行者假假的驚恐道：「大王，大王，我是鄉村中的和尚，不會說話，衝撞莫怪，莫怪。若要買路錢，不要問那三個，只消問我。我是個管帳的，凡有經錢、襯錢，哪裡化緣的、布施的，都在包袱中，盡是我管出入。那個騎馬的雖是我的師父，他卻只會念經，不管閑事，財色俱忘，一毫沒有。那個黑臉的是我半路上收的個後生，只會養馬。那個長嘴的是我雇的長工，只會挑擔。你把三個放過去，我將盤纏、衣鉢盡情送你。」眾賊皆說：「這個和尚倒是個老實頭兒。既如此，饒了你命，教那三個丟下行李，放他過去。」行者回頭使個眼色，沙僧就丟了行李擔子，與師父牽著馬，同八戒往西徑走。

行者低頭打開包袱，就地搗把塵土，往上一灑，念個咒語，乃是個定身之法；喝一聲：「住！」那夥賊共有三〇來名，一個個咬著牙，睜著眼，撒著手，直直的站定，莫能言語，不得動身。行者跳出路口，叫道：「師父，回來，回來。」八戒慌了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師兄供出我們來了。他身上又無錢財，包裡又無金銀，必定是叫師父要馬哩。叫我們是剝衣服了。」沙僧笑道：「二哥莫亂說。大哥是個了得的，向那那般毒魔狠怪，也能收服，怕這幾個毛賊？他那裡招呼，必有話說，快回去看看。」長老聽言，欣然轉馬，回至邊前，叫道：「悟空，有甚事叫回來也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們看這些賊是怎的說？」八戒近前推著他，叫道：「強盜，你怎的不動彈了？」那賊渾然無知，不言不語。八戒道：「好的痴啞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是老孫使個定身法定住也。」八戒道：「既定了身，未曾定口，怎麼連聲也不做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請下馬坐著。常言道：『只有錯捉，沒有錯放。』兄弟，你們把賊都扳翻倒網了，教他供一個供狀，看他是個雛兒強盜，把勢強盜。」沙僧道：「沒繩索哩。」行者即拔下些毫毛，吹口仙氣，變作三〇條繩索。一齊下手，把賊扳翻，都四馬攢蹄網住。卻又念念解咒，那夥賊漸漸甦醒。

行者請唐僧坐在上首，他三人各執兵器喝道：「毛賊！你們一起有多少人？做了幾年買賣？打劫了有多少東西？可曾殺傷人口？還是初犯，卻是二犯、三犯？」眾賊開口道：「爺爺饒命。」行者道：「莫叫喚，從實供來。」眾賊道：「老爺，我們不是久慣做賊的，都是好人子弟。只因不才，吃酒賭錢、宿娼頑耍，將父祖家業，盡花費了，一向無幹，又無錢用。訪知銅臺府城中寇員外家賞財豪富，昨日合夥，當晚乘夜雨昏黑，就去打劫。劫的有些金銀服飾，在這路北下山凹裡正自分贓，忽見老爺們來，內中有認得是寇員外送行的，必定身邊有物；又見行李沉重，白馬快走；人心不足，故又來邀截。豈知老爺有大神通法力，將我們困住。萬望老爺慈悲，收去那劫的財物，饒了我們性命也。」

三藏聽說是寇家劫的財物，猛然吃了一驚，慌忙站起道：「悟空，寇老員外分好善，如何招此災厄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只為送我們起身，那等彩帳花幢，盛張鼓樂，驚動了人眼目，所以這夥光棍就去下手他家。今又幸遇著我們，奪下他這許多金銀服飾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們擾他半月，感激厚恩，無以為報，不如將此財物護送他家，卻不是一件好事？」行者依言。即與八戒、沙僧，去山凹裡取將那些贓物，收拾了，馱在馬上。又教八戒挑了一擔金銀，沙僧挑著自己行李。行者欲將這夥強盜一棍盡情打死，又恐唐僧怪他傷人性命，只得將身一抖，收上毫毛。那夥賊鬆了手腳，爬起來，一個個落荒逃生而去。這唐僧轉步回身，將財物送還員外。這一去，卻似飛蛾投火，反受其殃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恩將恩報人間少，反把恩慈變作仇。

下水救人終有失，三思行事卻無憂。

三藏師徒們將著金銀服飾拿轉，正行處，忽見那槍刀簇簇而來。三藏大驚道：「徒弟，你看那兵器簇擁相臨，是甚好歹？」八

戒道：「禍來了，禍來了，這是那放去的強盜，他取了兵器，又夥了些人，轉過路來與我們鬥殺也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那來的不是賊勢。——大哥，你仔細觀之。」行者悄悄的向沙僧道：「師父的災星又到了，此必是官兵捕賊之意。」說不了，眾兵卒至邊前，撒開個圈子陣，把他師徒圍住道：「好和尚！打劫了人家東西，還在這裡搖擺哩。」一擁上前，先把唐僧抓下馬來，用繩捆了；又把行者三人，也一齊捆了。穿上杠子，兩個擡一個，趕著馬，奪了擔，徑轉府城。只見那：

唐三藏，戰戰兢兢，滴淚難言；豬八戒，絮絮叨叨，心中報怨。沙和尚，囊突突，意下躊躇；孫行者，笑嘻嘻，要施手段。

眾官兵攢擁扛擡，須臾間，拿到城裡，徑自解上黃堂報到：「老爺，民快人等，捕獲強盜來了。」那刺史端坐堂上，賞勞了民快，檢看了賊贓，當叫寇家領去。卻將三藏等提近廳前，問道：「你這起和尚，口稱是東土遠來，向西天拜佛，卻原來是些設法雇看門路，打家劫舍之賊。」三藏道：「大人容告：貧僧實不是賊，決不敢假，隨身現有通關文牒可照。只因寇員外家齋我等半月，情意深重，我等路遇強盜，奪轉打劫寇家的財物，因送還寇家報恩，不期民快人等捉獲，以為是賊，實不是賊。望大人詳察。」刺史道：「你這廝見官兵捕獲，卻巧言報恩。既是路遇強盜，何不連他捉來，報官報恩？如何只是你四眾？你看，寇梁遞得失狀，坐名告你，你還敢展掙？」三藏聞言，一似大海吞舟，魂飛魄喪。叫：「悟空，你何不上來折辨？」行者道：「有賊是實，折辨何為？」刺史道：「正是啊，賊證現存，還敢抵賴？」叫手下：「拿腦箍來，把這禿賊的光頭箍他一箍，然後再打。」行者慌了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雖是我師父該有此難，還不可教他□分受苦。」他見那皂隸們收拾索子，結腦箍，即便開口道：「大人且莫箍那個和尚。昨夜打劫寇家，點燈的也是我，持刀的也是我，劫財的也是我，殺人的也是我。我是個賊頭，要打只打我，與他們無干，但只不放我便是。」刺史聞言，就教先箍起這個來。皂隸們齊來上手，把行者套上腦箍，收緊了一勒，挖撲的把索子斷了。又結又箍，又挖撲的斷了。一連箍了三四次，他的頭皮皺也不曾皺一些兒。

卻又換索子再結時，只聽得有人來報道：「老爺，都下陳少保爺爺到了，請老爺出郭迎接。」那刺史即命刑房吏：「把賊收監，好生看轄。待我接過上司，再行拷問。」刑房吏遂將唐僧四眾推進監門。八戒、沙僧將自己行李擔進隨身。三藏道：「徒弟，這是怎麼起的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進去，進去，這裡邊沒狗叫，倒好耍子。」可憐把四眾捉將進去，一個個都推入轄床，扣拽了滾肚、敵腦、攀胸。禁子們又來亂打。三藏苦痛難禁，只叫：「悟空，怎的好？怎的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他打是要錢哩。常言道：『好處安身，苦處用錢。』如今與他些錢，便罷了。」三藏道：「我的錢自何來？」行者道：「若沒錢，衣物也是，把那袈裟與了他罷。」三藏聽說，就如刀刺其心。一時問他打不過，只得開言道：「悟空，隨你罷。」

行者便叫：「列位長官，不必打了。我們擔進來的那兩個包袱中，有一件錦襪袈裟，價值千金，你們解開拿了去罷。」眾禁子聽言，一齊動手，把兩個包袱解看。雖有幾件布衣，雖有個引袋，俱不值錢。只見幾層油紙包裹著一物，霞光焰焰，知是好物。抖開看時，但只見：

巧妙明珠綴，稀奇佛寶攢。

盤龍鋪繡結，飛鳳錦沿邊。

眾皆爭看，又驚動本司獄官，走來喝道：「你們在此嚷甚的？」禁子們跪道：「老爹，才子提審，送下四個和尚，乃是大夥強盜。他見我們打了他幾下，把這兩個包袱與我。我們打開看時，見有此物，無可處置；若眾人扯破分之，其實可惜；若獨歸一人，眾人無利。幸老爹來，憑老爹做個劈著。」獄官見了，乃是一件袈裟；又將別項衣服，並引袋兒通檢看了。又打開袋內關文一看，見有各國的寶印花押，道：「早是我來看呀，不然，你們都撞出事來了。這和尚不是強盜，切莫動他衣物。待明日太爺再審，方知端的。」眾禁子聽言，將包袱還與他，照舊包裹，交與獄官收訖。

漸漸天晚，聽得樓頭起鼓，火甲巡更。捱至四更三點，行者見他們都不呻吟，盡皆睡著，他暗想道：「師父該有這一夜牢獄之災。老孫不開口折辨，不使法力者，蓋為此耳。如今四更將盡，災將滿矣，我須去打點打點，天明好出牢門。」你看他弄本事，將身小一小，脫出轄床。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蠅蟲兒，從房簷瓦縫裡飛出。見那星光月皎，正是清和夜靜之天。他認了方向，徑飛向寇家門首，只見那街西下一家兒燈火明亮。又飛近他門口看時，原來是個做豆腐的。見一個老頭兒燒火，媽媽兒擠漿。那老兒忽的叫聲：「媽媽，寇大官且有子有財，只是沒壽。我和他小時同學讀書，我還大他五歲。他老子叫做寇銘，當時也不上千畝田地，放些租帳，也討不起。他到二□歲時，那銘老兒死了，他掌著家當。其實也是他一步好運：娶的妻是那張旺之女，小名叫做穿針兒，卻倒旺夫，自進他門，種田又收，放帳又起，買著的有利，做著的賺錢，被他如今掙了有□萬家私。他到四□歲上，就回心向善，齋了萬僧，不期昨夜被強盜踢死。可憐！今年才六□歲，正好享用。何期這等向善，不得好報，乃死於非命，可嘆，可嘆！」

行者一一聽之，卻早五更初點。他就飛入寇家，只見那堂屋裡已停著棺材，材頭邊點著燈，擺列著香燭花果，媽媽在傍啼哭；又見他兩個兒子也來拜哭，兩個媳婦拿兩盞飯兒供獻。行者就釘在他材頭上，咳嗽了一聲。說得那兩個媳婦查手舞腳的往外跑；寇梁兄弟伏在地下不敢動。只叫：「爹爹！噤噤噤……」那媽媽子膽大，把材頭撲了一把道：「老員外，你活了？」行者學著那員外的聲音道：「我不曾活。」兩個兒子一發慌了，不住的叩頭垂淚，只叫：「爹爹！噤噤噤……」媽媽子硬著膽，又問道：「員外，你不曾活，如何說話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閻王差鬼使押將來家與你們講話的。那張氏穿針兒枉口誑舌，陷害無辜。」那媽媽子聽見叫他小名，慌得跪倒磕頭道：「好老兒啊！這等大年紀還叫我的小名兒！我哪些枉口誑舌，害甚麼無辜？」行者喝道：「有個甚麼『唐僧點著火，八戒殺殺人。沙僧劫出金銀去，行者打死你父親』。只因你誑言，把那好人受難。那唐朝四位老師路遇強徒，奪將財物，送來謝我，是等好意！你却假捏失狀，著兒子們首官。官府又未細審，又如今把他們監禁。那獄神、土地、城隍俱慌了，坐立不寧，報與閻王。閻王轉差鬼使押解我來家，教你們趁早解放他去；不然，教我在家攪鬧一月，將合家老幼並雞狗之類，一個也不存留。」寇梁兄弟又磕頭哀告道：「爹爹請回，切莫傷殘老幼。待天明就去本府投遞解狀，願認招回，只求存歿均安也。」行者聽了，即叫：「燒紙，我去呀。」他一家兒都來燒紙。

行者一翅飛起，徑又飛至刺史住宅裡面，低頭觀看，那房內裡已有燈光，見刺史已起來了。他就飛進中堂看時，只見中間後壁掛著一軸畫兒，是一個官兒騎著一匹點子馬，有幾個從人打著一把青傘，牽著一張校床，更不識是甚麼故事。行者就丁在中間。忽然那刺史自房裡出來，彎著腰梳洗。行者猛的裡咳嗽一聲，把刺史唬得慌慌張張，走入房內。梳洗畢，穿了大衣，即出來對著畫兒焚香禱告道：「伯考姜公乾一神位：孝姪姜坤三，蒙祖上德蔭，忝中甲科，今叨受銅臺府刺史，旦夕侍奉香火不絕，為何今日發聲？切勿為邪為祟，恐誑家眾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此是他大爺的神子。」卻就綽著經兒叫道：「坤三賢姪，你做官雖承祖蔭，一向清廉，怎的昨日無知，把四個聖僧當賊，不審來音，囚於禁內？那獄神、土地、城隍不安，報與閻君，閻君差鬼使押我來對你說，教你推情察理，快快解放他；不然，就教你去陰司折證也。」刺史聽說，心中悚懼道：「大爺請回，小姪升堂，當就釋放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燒紙來，我去見閻君回話。」刺史復添香燒紙拜謝。

行者又飛出來看時，東方早已發白。及飛到地靈縣，又見那合縣官卻都在堂上。他思道：「蠅蟲兒說話，被人看見，露出馬腳來不好。」他就半空中改了個大法身，從空裡伸下一隻腳來，把個縣堂履滿。口中叫道：「眾官聽著：我乃玉帝差來的浪蕩遊神，說你這府監裡屈打了取經的佛子，驚動三界諸神不安，教我傳說，趁早放他；若有差池，教我再來一腳，先踢死合府縣官，後屜死四境居民，把城池都踏為灰燼。」概縣官吏人等慌得一齊跪倒，磕頭禮拜道：「上聖請回。我們如今進府，稟上府尊，即教放出。千萬莫動腳，驚唬死下官。」行者才收了法身，仍變做個蠅蟲兒，從監房瓦縫兒飛入，依舊鑽在轄床中間睡著。

卻說那刺史升堂，才擡出投文牌去，早有寇梁兄弟抱牌跪門叫喊。刺史著令進來。二人將解狀遞上。刺史見了，發怒道：「你昨日遞了失狀，就與你拿了賊來，你又領了賊去，怎麼今日又來遞解狀？」二人滴淚道：「老爺，昨夜小的父親顯魂道：『唐朝聖僧，原將賊徒拿住，奪獲財物，放了賊去，好意將財物送還我家報恩，怎麼反將他當賊，拿在獄中受苦？獄中土地、城隍不安，報

了閻王，閻王差鬼使押解我來教你赴府再告，釋放唐僧，庶免災咎；不然，老幼皆亡。」因此，特來遞個解詞。望老爺方便方便。」刺史聽他說了這話，卻暗想道：「他那父親乃是熱屍，新鬼顯魂，報應猶可；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，卻怎麼今夜也來顯魂，教我審放？看起來必是冤枉。」

正付度間，只見那地靈縣知縣等官急急跑上堂，亂道：「老大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適才玉帝差浪蕩遊神下界，教你快放獄中好人。昨日拿的那些和尚，不是強盜，都是取經的佛子。若少遲延，就要踢殺我等官員，還要把城池連百姓都踏為灰燼。」刺史又大驚失色，即叫刑房吏火速寫牌提出。當時開了監門提出。八戒愁道：「今日又不知怎的打哩。」行者笑道：「管你一下兒也不敢打，老孫俱已幹辦停當。上堂切不可下跪，他還要下來請我們上坐。卻等我問他要行李、要馬匹，少了一些兒，等我打他你看。」

說不了，已至堂口。那刺史、知縣並府縣大小官員一見，都下來迎接道：「聖僧昨日來時，一則接上司忙迫，二則又見了所獲之賊，未及細問端的。」唐僧合掌躬身，又將前情細陳了一遍。眾官滿口認稱，都道：「錯了，錯了。莫怪，莫怪。」又問獄中可有甚疏失。行者近前努目睜看，厲聲高叫道：「我的白馬是堂上人得了，行李是獄中人得了，快快還我。今日卻該我拷較你們了：枉拿平人做賊，你們該個甚罪？」府縣官見他作惡，無一個不怕，即便叫收馬的牽馬來，收行李的取行李來，一一交付明白。你看他三人一個個逞兇，眾官只以寇家遮飾。三藏勸解道：「徒弟，是也不得明白。我們且到寇家去，一則吊問，二來與他對證對證，看是何人見我做賊？」行者道：「說得是。等老孫把那死的叫起來，看是哪個打他？」

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撮上馬，吆吆喝喝，一擁而出。那些府縣多官，也一一俱到寇家。謊得那寇梁兄弟在門前不住的磕頭，接進廳。只見他孝堂之中，一家兒都在孝幔裡啼哭。行者叫道：「那打誑語栽害平人的媽媽子且莫哭，等老孫叫你老公來，看他說是哪個打死的，羞他一羞。」眾官員只道孫行者說的是笑話。行者道：「列位大人，略陪我師父坐坐。八戒、沙僧，好生保護。等我去就來。」好大聖，跳出門，望空就起。只見那遍地彩霞籠住宅，一天瑞氣護元神。眾等方才認得是個騰雲駕霧之仙，起死回生之聖，這裡一一焚香禮拜不題。

那大聖一路筋斗雲，直至幽冥地界，徑撞入森羅殿上。慌得那：

□代閻君拱手接，五方鬼判叩頭迎。千株劍樹皆敬側，萬疊刀山盡坦平。枉死城中魑魅化，奈河橋下鬼超生。正是那神光一照如天赦，黑暗陰司處處明。

□閻王接下大聖，相見了，問及何來何幹。行者道：「銅臺府地靈縣齋僧的寇洪之鬼，是哪個收了？快點查來與我。」□閻王道：「寇洪善士，也不曾有鬼使勾他，他自家到此，遇著地藏王的金衣童子，他引見地藏也。」行者即別了，逕至翠雲宮見地藏王菩薩。菩薩與他禮畢，具言前事。菩薩喜道：「寇洪陽壽，止該卦數命終，不染床蓆，棄世而去。我因他齋僧，是個善士，收他做個掌善緣簿子的案長。既大聖來取，我再延他陽壽一紀，教他跟大聖去。」金衣童子遂領出寇洪。寇洪見了行者，聲聲叫道：「老師，老師，救我一救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被強盜踢死，此乃陰司地藏王菩薩之處。我老孫特來取你到陽世間對明此事。既蒙菩薩放回，又延你陽壽一紀，待□二年之後，你再來也。」那員外頂禮不盡。

行者謝辭了菩薩，將他吹化為氣，掉於衣袖之間，同去幽府，復返陽間。駕雲頭，到了寇家，即喚八戒揹開材蓋，把他魂靈兒推付本身。須臾間，透出氣來活了。那員外爬出材來，對唐僧四眾磕頭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，寇洪死於非命，蒙師父至陰司救活，乃再造之恩。」言謝不已。及回頭，見各官羅列，即又磕頭道：「列位老爹都如何在舍？」那刺史道：「你兒子始初遞失狀，坐名告了聖僧，我即差人捕獲。不期聖僧路遇殺劫你家之賊，奪取財物，送還你家。是我下人誤捉，未得詳審，當送監禁。今夜被你顯魂，我先伯亦來家訴告，縣中又蒙浪蕩遊神下界，一時就有這許多顯應，所以放出聖僧。聖僧卻又去救活你也。」那員外跪道：「老爹，其實枉了這四位聖僧。那夜有三□多名強盜，明火執杖，劫去家私。是我難捨，向賊理說，不期被他一腳，撩陰踢死。與這四位何干？」叫過妻子來，「是誰人踢死，你等輒敢妄告？請老爹定罪。」當時一家老小只是磕頭。刺史寬恩，免其罪過。寇洪教安排筵宴，酬謝府縣厚恩。個個未坐回衙。至次日，再掛齋僧牌，又款留三藏。三藏決不肯住。卻又請親友，辦旗幢，如前送行而去。咦！這正是：

地關能存凶惡事，天高不負善心人。

逍遙穩步如來徑，只到靈山極樂門。

畢竟不知見佛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